



艺术
之青春情怀

Hong Kong
艺术之光
绽放香港

独家特稿
鸡血一代
张达星
搅局者创造者

中国艺术新典范
Zhou Chunyu

周春芽

逃出桃花源

青春的赌徒 艺术的赢家

品位文化价值 国际化艺术杂志
MAY 2013 年 5 月



熊猫人

赵半狄

凡事我得
先痛快



时尚传媒集团副总裁 苏芒
《芭莎艺术》主编 徐宁

尊贵赏阅

订阅: 010-65616560
编辑: 010-65895276
www.bazaarart.com.cn

二维码: 可通过支付宝手机客户端扫描, 使用手机摄像头扫描或扫描二维码, 全年120元。



Grimanesa Amorós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一半是海水
一半是火焰

half brine
half flame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Grimanesa Amorós) 是一个像火一样在燃烧的神奇女人。从秘鲁到纽约，她靠正能量赢得世界。2012年在北京元·空间做完首个中国个展，她马不停蹄地准备墨西哥、以色列个展，她的故事也展现了一个第三世界女性的奋斗史。

Grimanesa Amorós is a woman burning with passion. From Peru to NYC, She has won over the world with her positive energy. After her first solo exhibition at Yuan space in Beijing, She is rushing to prepare exhibitions in both Mexico and Israel. Her story tells a history of women's struggles in the third world.

[编辑/刘品毓] [文/杨朦] [采访/刘品毓]
[图/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鸣谢/元·空间]
[译/邢冠宁] [校对/李蔼德] [摄影/冯昱]

秘鲁女性艺术家

蓬塔丽海滩又涨潮了。在秘鲁那些星罗棋布的海滩中，蓬塔丽海滩也许是最安静的一个，它坐落在首都利马偏僻的城郊，鲜有人涉足。因此，甚至当地居民都很少知道，蓬塔丽海滩每个月都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神秘涨潮，场景令人震撼。更不会有人注意到，在每次涨潮时，蓬塔丽海滩上都会有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静静地坐在海边，被这番她无法解释的壮观景象感动得屏住呼吸。当潮水退去后，小女孩会兴奋地捧着海滩上残留的大小泡沫——被她视若珍宝的泡沫，把它们涂在自己的脸上、胳膊上、脚上——涂得满身都是，她凝视着它们，小小的心灵里充斥着难以言状的孤独的快乐。

40年后的今天，潮水依旧，而海滩边的小女孩已成为活跃在国际当代艺术领域的知名艺术家。如今中年的她定居美国纽约，创作了许多享誉欧洲和美洲的灯光装置作品和雕塑影像作品，并穿梭于世界各地举办展览。她大量使用彩色气泡、水元素和轻盈的线条，作品具有很高的标识性。在纽约时代广场展出的她的灯光装置《乌罗什房屋》(Uros House, Times Square, New York, 2011)中，她用几百个大大小小的透明灯球造成了一条优美的弧线，当夜幕降临、灯球集体被点亮时，这条清澈、斑斓的温暖弧线成为繁华的广场中一块遗世独立的圣洁岛屿，仿佛镶嵌了童年和魔法的召唤，令人情不自禁地接近。是的，她的作品有这样的魔力。

她就是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Grimanesa Amorós)，来自秘鲁的传奇女性艺术家。

南美海洋

阿莫罗斯生于秘鲁的首都、美丽的沿海城市利马，并在那里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虽然是家中4个孩子里的老大，阿莫罗斯的童年并没有因此显得热闹，相反，她一直都是个喜欢独处的小孩。每逢周末，父亲便带着孩子们到海滩玩耍。身为工程师的父亲要在海边做勘测工作，所以他每次都会选择静谧无人的海滩，比如蓬塔丽海滩。幼小的孩子们喜好热闹，在人烟稀少的海滩上显得郁郁寡欢，但阿莫罗斯却与众不同，她很享受与海洋独处的时光，海水、海风、海岸的泡沫就是她最忠实的玩伴。

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哪怕是无意识的过程，对于他的一生影响究竟有多大？

在这一点上，阿莫罗斯从自己身上看到无比清晰的印记。在她成年后的灯光装置作品《金色乌罗什》、《乌罗什岛》、《乌罗什房屋》中，她都选择了用许多透明球状物进行组合的形式，她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透明球状物有一种执着的偏爱，并且似乎是不需要理由的、本能的偏爱。为何会如此喜爱这些小球？聪慧的阿莫罗斯敏锐地感觉到，她对透明小球的偏爱也许是缘于童年海滩上的泡沫——那些大海退潮留下的透明的、洁净的泡沫，被自己兴奋地反复涂在身上，一粒一粒地数着——在幼小的阿莫罗斯心里，这些泡沫就是快乐、魔力、纯粹、孤独和温暖的象征，也是在她智力和情感萌发过程中，最初和最深刻的记忆。对于接受过心理学训练，并且差点儿就成为了心理学家的阿莫罗斯来说，她很明白这些童年经历对她的塑造作用有多么强大，对于她的性格特质和艺术风格都有着多么深远的

意义。若是没有与海洋上的泡沫一起玩耍的经历，也许今天的阿莫罗斯会



“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能够从事我最喜欢的工作，我感激上天赐予我的这些具有挑战的‘可能性’，它们令我离我的梦想更近。”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2013年在以色列的个展《岛屿间的光》(Lights Between the Islands)的展场照，版权：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是截然不同的状态。

不仅仅是海洋，古老神秘的南美洲风情给予阿莫罗斯的还有数不清的东西。利马城日出时天空微妙的光线变幻角度、日落时美轮美奂的色彩对比，安第斯山脉一望无垠的壮大大景象，微小的爬行生物，漂浮着岛屿的迪迪喀喀湖，色彩斑斓甜蜜可口的热带水果，都是阿莫罗斯嘴里反复提到的画面。这些独特的经历注定了阿莫罗斯是不同寻常的艺术家，她对光与影的敏感达到了极致，对自然中呈现的对比极其迷恋，对色彩搭配也颇有心得。

天才的选择

阿莫罗斯的艺术天赋是被母亲发现的。在小学的地理课上，老师有时会让学生们画地图，幼小的阿莫罗斯对这一项任务非常有兴趣，甚至放学回到家她还“笔耕不辍”，十分认真地绘制地图直到被母亲催着睡觉。而每次母亲离开后，阿莫罗斯就会偷偷打开小灯，继续入神地画着她的地图。有一次母亲发现了她的这个行为，她并没有生气，在

仔细地看了阿莫罗斯画的地图后，母亲意识到女儿是真的喜爱绘画，而且有相当的天赋，于是第二天母亲便四处打听本地是否有教绘画的老师。

经过专业老师的指点后，阿莫罗斯的画技突飞猛进，她也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艺术就是自己终极的热情和追求。然而，保守的父亲并不同意阿莫罗斯将艺术作为终生事业，在父亲的规劝下，阿莫罗斯进入秘鲁大学，学习心理学专业。在父亲看来，女儿能够顺利完成学业、今后从事心理学相关的工作，是安稳和值得骄傲的。阿莫罗斯起初并没有令父亲失望，她一直都是个聪明的孩子，聪明到学习心理学毫不费力，还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她更聪明之处在于，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真正喜欢什么，所以她从来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虽然这令她十分辛苦。在校外，阿莫罗斯每天都会跟老师学习绘画，从晚上11点学习到凌晨2点，第二天6点起床上学，晚上11点放学后再接着画……大学期间她就一直这么坚持了下来，虽然牺牲了许多宝贵的休息时间，但对艺术的热情

足以令她克服一切的障碍。就这样，白天学习心理学、晚上学习绘画，每天只睡眠4个小时，就是阿莫罗斯那些年的生活常态。

但做出选择的时刻终究要来。徘徊在从事艺术还是从事心理学之间的阿莫罗斯，被一个不能再细小的细节“逼”出了答案。有一次阿莫罗斯外出回来，回到学校和熟悉的教室，她看到一个情景：她的同班同学们围在一起，十分热烈地讨论一个心理学案例，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就在那一瞬间，阿莫罗斯突然意识到：我永远不可能有他们对心理学的这般热情，永远不会。那么，我为什么不趁早放弃呢？为什么不马上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呢？

那一刻，阿莫罗斯产生了去纽约寻梦的想法。

出走纽约

年轻的心总是无所畏惧的。带着行李箱和一点点盘缠，阿莫罗斯就来到了纽约。她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这个



大胆的出走是对是错。阿莫罗斯只是单纯地认定，纽约这座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有着她最向往的特质——“多元化”，不同肤色的人，不同种族的聚集地，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在一起共生、交织、碰撞，这对她的艺术创作是极大的刺激和促进，对她的人生观也是如此。在上东区，在布鲁克林，在哈雷，阿莫罗斯时时刻刻都体验着纽约令人兴奋的“多元化”，这里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与淳朴的利马城截然不同的世界。阿莫罗斯感到体内有一股火焰在与这个城市一同喷发。

上世纪 80 年代的纽约，正是性解放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先驱城市。在蓬勃的城市荷尔蒙的感染下，阿莫罗斯决心放开束缚，大胆地进行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她开始尝试装置艺术，将自己的作品占据纽约街头，吸引市民们的纷纷围观。然而，在人生地不熟的新城市，阿莫罗斯遇到了许多困难，无论是在艺术创作上还是生活上。首先，父亲对阿莫罗斯的出走反应强烈，他没办法原谅自己的女儿做出这样出格的事，他甚至不再承认与女儿的关系，也拒绝给阿莫罗斯提供

任何资助；背井离乡，在纽约举目无亲的阿莫罗斯时时刻刻感受到孤独，她居无定所，不停地搬家，经济拮据；她必须不断创作才能填补空虚的感觉，然而，她的创作起初并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也没有遇到愿意提携她的伯乐。可以说，挫折每天都接踵而至，阿莫罗斯甚至都到了习以为常的地步。当回忆起初到纽约的日子时，阿莫罗斯说：“我不会故作轻松地告诉你，在纽约生活很容易，我并没遇到什么困难。是的，这是不可能的，傻子才会说这样的话。但是我慢慢学会了一个本事——不把这些事情命名为‘困难’，我更愿意把它们视作‘可能性’。毕竟，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能够从事我最喜欢的工作，我感激上天赐予我的这些具有挑战的‘可能性’，它们令我离我的梦想更近。”

在纽约，阿莫罗斯更加密切地注视着这个城市、这个社会的众生相，并把她的所见所感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在纽约哈林区，她看到黑人矛盾的生活状态，以及身份认同的困境，她用镜头将他们的面孔记录下来，并制作了影像艺术作品《哈林》

（Harlem, 2011）；她看到人类亲情的崩塌，社会的疏离，并拍摄了以虐童为主题的影像作品《昏暗的倒影》（Reflexion Obscura, 2006）。她的作品有着火焰般的炽热，将人类夸张、扭曲的情感状态一针见血地表现出来；同时，她的作品又有着海水般的清澈和细腻，没有对白，没有任何多余的杂质，她只是静静地记录，深深地思考着人性、历史和命运。

女性能量

自身有着正能量的人，一定会得到命运的青睐。阿莫罗斯在艺术界逐渐崭露头角，她进入了纽约艺术学生联盟（The Art Students League, New York）学习，并得到了不菲的奖学金。在这里，许多艺术界的前辈为她提供指点和帮助，她的艺术理念一次次飞跃和突破。后来，她的作品在美国、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展出，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她拍摄的短片也参加了许多国际电影节和艺术影展，阿莫罗斯的作品正在被全世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为三宅一生所做的灯光装置《乌罗什》(Uros)局部, 2011-2012, 版权: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

我从来不去想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只是尽力把作品做到最好，然后用作品和观众进行精神的交流，这就够了。”

界越来越多的观众看到。然而，阿莫罗斯却从来不认为自己成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人士”，她说：“我从不去想自己是成功还是失败，我只是尽力把作品做到最好，然后用作品和观众进行精神的交流，这就够了。”

阿莫罗斯拥有着饱满的激情，她愿意且勇于尝试任何疯狂的事情。她曾一个人徒步穿越亚马逊平原，那时的亚马逊平原还没有发展起旅游业，是完全原始的、没有人工痕迹和保护措施的地带，阿莫罗斯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想要征服这片神秘的土壤。虽然在坚持了7天之后，阿莫罗斯因为身上的每一寸肌肤都被毒昆虫噬咬，而不得不被遣送出去救治，但她依然想要完成这场华丽的冒

险，亚马逊平原里各种动物的巨大鸣叫声在她的脑海里足足回响了好几天，令她魂牵梦萦。在纽约创作艺术作品时，她为了体会吸毒者的真实状态，自己亲自尝试毒品，“心理医生要了解病人，有时就会采取亲自尝试的做法；作为艺术家，我也唯有通过亲身体验才能知道，这种感受究竟是怎样的，否则我无法再现”。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阿莫罗斯在怀胎9月之后，决定不借助任何人工医疗，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在原始社会，在古老的南美，千千万万的妇女都是靠自己来分娩，我为什么不可以？我不想错过这个伟大的体验。”据她的讲述，她忍着巨大的疼痛，在家足足用了22个小时才把孩子生了下来，

“这种感觉太神奇了。虽然痛，非常痛，但是有一种无法描述的迷人的感受，仿佛在与圣灵对话，无法超越的生命体验。”

阿莫罗斯是一个神奇的女人，她的心里永远燃烧着一团火，你永远不知道她曾经干过多么疯狂的事，今后又会去尝试哪些令人惊讶的可能性；但她的性格又如此安定、厚重，对生命中的波澜壮阔宠辱不惊。她的艺术作品也正如她的为人，尖锐灼热如同火焰，试探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却又清澈如水，用细腻的涓涓水流来消融我们心里的坚冰，让更多的心灵被涤荡、被感动。

无论社会怎样动荡变迁，生活多么琐碎艰难，阿莫罗斯和她的艺术品的存在，总让人愿意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她深邃如海洋的眼睛里，写着一个女人能够传达给世人的最温暖的力量：要在生命的千转百折中，不慌不忙地坚强，极致地绽放。

《芭莎艺术》专访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

只要自信,就得人助

Confidence bring people to help!

《芭莎艺术》：你的家乡秘鲁究竟是个怎样的地方？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秘鲁也是一个充满着差异和对比的地方。在秘鲁我们有3个区域，西部的热带沙漠区、中部的高原区和东部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区，3个地区是截然不同的气候，有趣的是，3个地区的人也截然不同，文化也截然不同，语言也有很大的差异，这太神奇了。

《芭莎艺术》：你刚到纽约住在哪里？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噢，非常多的地方。起初住在YMCA（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基督教青年会），住了两个星期，然后搬到了上城区，后来又搬到了下城区的小村子里。我搬了很多次家，尤其是第一年在纽约的时候。

《芭莎艺术》：当时的纽约正在经历性解放运动？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是的，那个时候我经常去一家叫Dance Teria的酒吧，麦当娜也经常去那里——当时她还不出名呢，大概是1984-1985年，她在那儿渐渐红起来，因为每次她去，大家都会叫：“麦当娜来了！”每天派对到凌晨4点，到那时候酒吧里一群裸体的男男女女跳舞，厕所里也有人毫不遮掩地性交。

《芭莎艺术》：纽约与你想象中的一样吗？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它与我的家乡秘鲁太不一样了，但是因为它是纽约，我每时每刻都暴露在这个环境中，我也就接受了。那时候的纽约会有很多的艺术家、音乐人聚集在一起，从事各种创作，跟现在的纽约很不一样。那时候的纽约地铁还有很多涂鸦，非常酷，我非常喜欢，但现在都没有了。

《芭莎艺术》你人生中没有绝望的时刻吗？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我曾有好几年都没

有接触艺术，因为我要带我的小孩。后来有一天当我回到我的工作室时，我突然发现，面对画布，我毫无灵感了，一点儿都没有了。那个时刻我感到非常绝望。当时甚至我母亲都说，你不是一直很阳光的吗，最近怎么看起来这么低落？这是我母亲第一次这么说。

《芭莎艺术》：你曾经会很渴望得到世人的认同吗？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是的，我很看重别人对我的评价。但是我很快意识到，这些并不重要，我对自己说，阿莫罗斯，你只要做好自己的作品就好，只要你的作品是真诚的，世人就会赞同和认可你。不需要为这个而焦虑。

《芭莎艺术》：你是一个自信的人吗？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我非常自信，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而且只要一个人是自信的，别人都会愿意帮助你。



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灵感来源之一，“高原明珠”迪迪喀喀湖（Titikaka Lake），版权：格里玛尼萨·阿莫罗斯。